

卷之三

第二版

王羲之著



张荣明 著

中国古代气功与先秦哲学

◆ 第二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古代气功与先秦哲学/张荣明著.—2 版.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ISBN 978 - 7 - 208 - 10074 - 9

I. ①中… II. ①张… III. ①气功—研究—中国—古代②先秦哲学—研究 IV. ①R214②B2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31368 号

责任编辑 屠玮涓

封面设计 王小阳

## 中国古代气功与先秦哲学

(第二版)

张荣明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

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9.5 插页 5 字数 247,000

2011 年 8 月第 2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10074 - 9/B · 879

定价 38.00 元

# 序

胡道静

我们老祖宗对于自然界有一种基本的思想，就是认为人是秉天地之精气而生，同时人的身体也是一个小天地，依赖自身的精气运行而生存，同时既受制约亦能控制及外界的万物。这样就形成了我国古老的对人们自己身体认识的理论，从而也产生了修炼自身的精气来达到调整机体的实践。它能够健身，也能够治病。这个实践在人的本身起到作用以后，还突破了人体的界限，对周围事物发生了辐射作用，产生了种种似属神秘的现象，形成人体的特异功能。

这个实践是什么？就是“气功”。

“气功”已被作为人体科学和生理科学来研究，国内国外，都很重视。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老博士(Dr. Joseph Needham, FRS, FBA)和他的协同研究者医学史家鲁桂珍老博士还发现了气功在生理化学上的意义，因为中国道士的“内丹术”是依靠正确的静功来修炼自身的“三元”——精、气、神，而不是依靠烧炼外界的物质来制成长生不老的丹药，因而中国的气功与印度的瑜伽功表面上有相似之处，实质上是两码事。气功当其被道士以人体作为丹炉而进行体内修炼的运动时，它已越出了物理作用的限域而具有化学反应的作用，开辟了生理上生物化学探求的一个奇异的通道。

气功研究的本身,已经是一个广阔的天地,还没完没了呢。可是,就气功研究气功,可以就够了了吗?

远远不是这样。气功在保健、医疗、长寿等方面的实践,是源于我国古老的传统宇宙观及对人体的认识,这种实践成果的结晶,又被带进了中华民族的整个思想文化之中,包括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军事思想、文艺思想以及社会实践等各个方面。经过这种晶体溶液的喷洒,华夏文明,奇葩争放,繁花似锦,但却万变不离其宗。

这个秘密,还没有被人想到去揭示。我的一位青年朋友张荣明同志在从事这个课题的多年研究以后,取出他的论著《中国古代气功与先秦哲学》一稿给我看时,顿时使我眼前一亮。我们传统文化上的许多特征和重大线索,是客观的存在,但是当它们蒙上层层幕布时,我们就弄不清楚、看不明白。青年学者勇于动手术,勤于作分析,这种可贵的精神能导致我们对过去的深刻理解,也有利于当前文化的发展。

小张是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名誉所长程应镠教授的研究生,在程老的培养下,既有笃实的治学修养,又有锐敏的创新精神,能够写出这一富有启发意义的著作,殆非偶然。小张又曾问我于我的好友叶笑雪先生,先生至器重之,因而我得率先读到他的这一学术成果。并且由此看到,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老一辈学者的言传身教,青年一代的奋勉精进,我们学术文化的前途是愈来愈宽广,愈光明。在高兴的心情下,写下这么一点自己的想法。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初

## 自序

气功是中国古代独特的健身养性的方法，源远流长，历久不衰。几千年来，佛道儒三家对此都有各自的实践与周详的理论，对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确有一定的影响，不可漠视。著名英国学者李约瑟先生的煌煌巨作《中国科技发展史》第五卷中亦辟有章节，专门论述了中国古代气功内丹之术。

哲学在中国先秦时代呈现出一个极为辉煌的形态，诸子斗奇，百家齐鸣。由于这些哲学思想距今两千多年，往往真义隐晦，虽代有解人，却未尽底蕴。故现代西方学者亦慨然称之为东方神秘主义。

拙著分上编、下编及附论三个部分。上编运用考古发掘材料，结合文献记载，从仰韶文化彩陶塑像、原始部落的图腾标志、商代金文的图像、远古神话的传说，以及地理、气候、精神、生理等各种原因，多角度多层次地探索中华气功的起源，从而筚路蓝缕，为研究中国气功史的扑朔迷离的上古时代，初步打扫了道路。

下编阐述了渊源悠久的中华气功对于奇彩纷呈的先秦哲学——如老子、庄子、孔子、孟子、荀子、墨子以及《周易》等各家思想有着极为深刻而又不易察觉的影响。<sup>①</sup>附论部分探讨了宋代理学家如周敦颐、二程以及朱熹的习静养气的实践，在构筑他们各自

---

<sup>①</sup> 本书的阐述是以道、儒、墨学派为顺序，依次而论。至于把《周易》放在后面论述，是考虑到《周易》内容比较古奥，只有先了解老庄荀孟等各家的气功思想之后，方能有助于我们对于《周易》内容的分析。

思想体系的过程中所产生的重大作用。

拙著运用佛道儒三家的文献资料,参之以中医理论,对于先秦哲学进行深入肯綮的阐析,时有新见,发人未发。在当前陈陈相因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局面中,本人企图略尽绵薄之力,横逸旁出,从一种新的视野来透视先秦哲学的真实内涵。

把古代气功与古典哲学贯通起来研究,据管目所及,拙著尚属发轫之作。由于目前繁重学业在身,倥偬之中,许多观点远未展开,某些方面点到辄止,粗疏遗漏,亦在所难免。深冀读者方家能不吝指正为幸。

# 前言 古代气功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

中国古代气功渊源悠久，<sup>①</sup>犹如“深山大泽，龙蛇藏焉”，隐含着许多极为精湛的实践与理论。这些古代气功的实践与理论，几千年来，对于中华民族的整个思想文化——包括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军事思想、文学思想、宗教思想，乃至身心修养、中医理论等——潜移默化，有着多方面的深刻影响。

这里，我们先作一下简短的鸟瞰：

古代气功对于道家的宇宙观与认识论的影响。老子在“致虚极，守静笃”<sup>②</sup>、“专气致柔”<sup>③</sup>的气功实践中，推测气“绵绵若存，用之不勤(尽)”<sup>④</sup>，推测到“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sup>⑤</sup>。这说明老子由人体自身的呼吸之气遂推及宇宙间到处弥漫着精微细小的气。这个气就是天地万物的本原，故老子又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sup>⑥</sup>，“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sup>⑦</sup>。

稍后，宋钘、尹文更是言简意赅地表明这个观点<sup>⑧</sup>：“灵气在

---

① 古代气功在各种文献中又称为：吐纳、导引、食气、行气、调息、胎息、禅定、止观，静坐，等等。

② 《老子》十六章。

③ 《老子》十章。

④ 《老子》六章。

⑤ 《老子》五章。

⑥ 《老子》二十五章。

⑦ 《老子》四十二章。

⑧ 宋钘、尹文是先秦道家的一个重要学派。据郭沫若与刘节两位先生考证，宋钘、尹文思想被保存在《管子》的《白心》、《内业》、《心术》上下四篇中。见郭著《青铜时代·宋钘尹文遗著考》。

功，老氏之所谓‘专气’也。”<sup>①</sup>认为佛家的摄心止念，因定生慧，与道家老子“专气致柔”的气功方法在本质上也是如出一辙的。王夫之曾说：“心清则中虚，而可以容纳无穷之理”<sup>②</sup>，无意中也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影响。

古代气功对于道家的政治思想的影响。老子说：“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涤除玄览，能无疵乎？爱民治国，能无知乎？”<sup>③</sup>前三句讲的都是气功的具体办法：精神同身体合一，即神不外驰，收视返听；柔和自然地呼吸，像婴儿那样；排除杂念，心如明镜，一尘不染。接下去就是“爱民治国，能无知乎？”意即统治国家，治理人民，应该运用气功方法相同的原理与准则，即顺乎“自然”，“无知”无为，以“柔”为贵。一言蔽之，就是“我好静而民自正”<sup>④</sup>。显而易见，古代气功对于老子的政治思想的影响是相当深刻的。

对于这个现象，前蜀道教人物杜光庭是洞察到了。他的《道德真经广圣义》<sup>⑤</sup>对于《老子十章》注释说：“人君抱守淳一，洗心内照，爱人理国，动法天时，雌静平和，收视返听，体道生物，顺德养人，生物而不有其功，为政而不恃其力，视听四达，功成不居，此理身理国兼爱之道、顺天之德也。”清楚地指出了老子在政治思想中贯彻了古代气功方法的原理。

老子之后，庄子又声称：“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sup>⑥</sup>意即运用“游心于淡，合气于漠”的气功方法就能导致天下大治。这是对老子“我好静而民自正”的进一步发挥。

产生于东汉末年的道教经典《太平经》一书，继承了老庄的这

① 王夫之：《思问录·内篇》。

② 王夫之：《俟解》。

③ 《老子》十章。

④ 《老子》五十七章。

⑤ 《道藏·洞神部·玉诀类》。

⑥ 《庄子·应帝王篇》。

则柔之以调和；知虑渐深，则一之以易良；勇毅猛戾，则辅之以道顺；齐给便利，则节之以动止；狭隘褊小，则廓之以广大；卑湿重迟贪利，则抗之以高志。”<sup>①</sup>

汉代董仲舒对此亦有同感，他说：“君子闲欲止恶以平意，平意以静神，静神以养气，气多而治，则养生之大者得矣。”<sup>②</sup>

宋儒提倡静坐，对于习静养气在身心修养方面的功效更是推崇备至。程颐“见人静坐，便叹其善学”<sup>③</sup>。罗从彦、李侗“专教人默坐澄心，看喜怒哀乐之未发时作何气象”<sup>④</sup>。朱熹曾说：“始学工夫，须是静坐。静坐本原已定，虽不免逐物，及收归来也，有个安顿处。”<sup>⑤</sup>又说：“读书闲暇且静坐，教他心平气定，见得道理渐次分晓，这个却是一身总会处。”<sup>⑥</sup>基于这样的观点，朱熹向他的学生提倡“半日静坐，半日读书”<sup>⑦</sup>。

明儒对于习静养气较之宋儒有更深的体会，在涵养身心，付诸行事方面进入更高的境界。陈白沙说：“为学须从静坐中养出个端倪来，方有商量处。”<sup>⑧</sup>甚至极其自信地断言：“作圣之功，其在兹（静坐）乎！有学于仆者，辄教之静坐。”<sup>⑨</sup>

王阳明年轻时“因闻养生之说”，就在道观里与道士“对坐（指静坐）忘归”<sup>⑩</sup>。后来在宦海风波中，王阳明谪迁西南之地龙场。其时，政敌之陷害方兴未艾，而“蛇虺魍魎，蛊毒瘴疠”又充塞四周，王阳明“自计得失荣辱，皆能超脱，惟生死一念，尚觉未化”，乃“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洒，而从者皆病”<sup>⑪</sup>。王阳明在

① 《荀子·修身篇》。

② 《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

③ 《宋元学案·伊川学案下》。

④ 《宋元学案·晦翁学案上》。

⑤ 《朱子语类》卷十二。

⑥ 《朱子语类》卷十一。

⑦ 《朱子语类》卷一百十六。

⑧ 《白沙集·与贺克恭黄门(二)》。

⑨ 《白沙集·复赵提学金宪》。

⑩⑪ 《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二。

有造命手，从天命上转透。”<sup>①</sup>这话说明洪氏已看到了变化气质与改变命运的关系。

宋明理学家这种思想一直承续下来，不绝如缕，给予后世有一些微妙的影响。清人易笏山曾表达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见解：“君子处今之世，当以挽回气数为己任，而先不能治其性情，何由起世道人心之沉锢？故必以学问变化其气质，而后能与天地之气运争衡。”<sup>②</sup>

通过“治其性情”，涵养身心，达到变化气质，从而“挽回气数”，“与天地之气运争衡”。这不仅是要改变个人的命运，而且还要进一步掌握时代的命运。这话究竟是表达了一种古老的“人定胜天”的观念呢，抑或是抒发了一种个人主宰历史的英雄史观？看来，这两者皆混而有之。

需要指出的是，宋明以来，理学家这种通过习静养气，变化气质，改变命运的思想观点，在一定的程度上受到了道家在气功实践中所产生的“我命在我，不属天地”的观念的影响。这一点下文还将提到。

古代气功对文学思想的影响。三国时代的曹丕《典论·论文》指出：“文以气为主。”首先涉及“气”与“文”这两者相互间的联系。显而易见，曹丕所说的“气”，毫无疑问是受到孟子“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影响的。故宋代苏辙说：“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学而能，气可养而致。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今观其文章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sup>③</sup>

如前所言，古代气功的重要特征是，排除杂念，收视返听，通过静心养气使大脑保持一种清明的状态。而文学创作，在一定的意义上说，纯粹是人的一种思维活动。因此，人的精神状态的盛衰与创作的成败得失自然也有一定的关系。

① 《明儒学案·甘泉学案》。

② 《郭嵩焘日记》第一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9页。

③ 《栾城集·上枢密韩太尉书》。

有利的条件,①倘在文学创作,在此自然灵感闪烁,文思如泉。这样看来,历代文人注重作文与养气的关系的议论,并非神秘玄虚,不可捉摸,大抵亦是几代人共同积累的一种经验,包含着许多值得研究的道理。

在先秦时代,道家庄子与儒家孟子是两位最有个性的哲学家。庄子的哲学思想汪洋辟阖,奇谲恣肆,孟子的精神风貌挥斥八极,睥睨一世。令人感到惊异的是,正是古代气功这一中华民族特有的瑰宝,深刻细微地影响并塑造了庄孟二人的精神境界,思想风貌。

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②,“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③。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乎天地之间”④,“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矣”⑤。

时下哲学史家一遇到这些思想,并不深入分析,只是一言蔽之曰:神秘主义幻觉。这自然也不失为一种犀利的评论。但是人们不禁要问,庄孟二人何以会不约而同地浮现出这样一种个体融入自然、“天人合一”的幻觉呢?换言之,这种最能代表或显示中国古典哲学的意态风神的“天人合一”论<sup>⑥</sup>所产生的契机是什么呢?

马克思说:“我们不是到犹太人的宗教里去寻找犹太人的秘密,而是到现实的犹太人里去寻找犹太教的秘密。”<sup>⑦</sup>这话对于我

① 何庆年:《气功入静与顿悟思维》,《潜科学》1984年第4期。

② 《庄子·齐物论篇》。

③ 《庄子·天下篇》。

④ 《孟子·公孙丑上篇》。

⑤ 《孟子·尽心上篇》。

⑥ 金岳霖先生《中国哲学》一文认为:“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最突出的特点。见《哲学研究》1985年第9期。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46页。

往来上下，百脉通融，被于谷中，畅于四肢，拍拍满怀都是春，而其象如微醉也。<sup>①</sup>

神凝气聚，混融为一，内不觉其一身，外不知其宇宙，与道冥一，万虑俱遗，溟溟淳淳。<sup>②</sup>

上述这些描绘清楚地表明：气功实践中，真气运转，疏通百脉，犹如醍醐灌顶，春意融融，舒畅无比，从而在身心飘逸、神思恍惚之中，人们不期然感觉到个体与大自然融合一片，混然一体——这就是炼功者内部的生理状况所诱发的主观精神上“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感觉。

尽管把这种主观感觉用来作为客观世界的一种实际描绘，是极其虚幻荒诞的，但是毋庸置疑，在气功实践中人们往往会出现类似的心理现象，却是十分真实可信的。

明儒高攀龙亦精于静养气。《明儒学案·东林学案》记载高氏的静坐实践及其心理现象：

是夜明月如洗，坐六和塔畔，江山明媚，知己劝酌，为最适意时，然余忽忽不乐。……明日于舟中厚设簿席，严立规程，以半日静坐，半日读书，……倦极而睡，睡觉复坐，……心气澄清时，便有塞乎天地气象，……又如电光一闪，透体通明，遂与大化融合无际，更无天人内外之隔，至此，见六合皆心，腔子是其区宇，方寸亦其本位，神而明之，总无方所可言也。

高氏静坐中，感到“心气澄清时，有塞乎天地气象”，这就有力地证实了孟子“浩然之气”“塞乎天地之间”的主观感觉，同样亦是一种气功心理现象。

---

①② 《周易参同契发挥》中卷。

一种不再有心和身、主体与客体之间差别的完全溶化为一体的状态。”<sup>①</sup>

佛家本身也是在禅定中以直觉来洞察世界的。所以产生这种泯灭差别、主客一体的心理现象，是毫不奇怪的。佛家有一部专门研究禅定及其心理现象的《禅秘要法经》<sup>②</sup>，该书中卷描绘了一幅禅定状态中物我皆忘、混然一体的心理图景：“观身若空，无常无我，悉亦皆空。作是思惟时，观身不见身，观我不见我，观心不见心，尔时忽然见此大地山河石壁一切悉无。出定之时，如痴醉人。”

综上所述，佛、道、儒三家在绵延几千年的气功实践中，往往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天人合一”、“混然一体”的心理现象，这类心理现象每每导致产生一种宛如“月迷津渡，雾失楼台”似的个体融入自然的朦朦胧胧、飘飘然的美感。这并不是哪一家向壁虚构，凿空杜撰，而是人类思想史上反复出现、值得探索的一种特殊的心理现象。

笔者认为，在庄子整个光怪陆离的哲学思想中，最能显豁他个性至情的，当首推他的“逍遙游”思想。庄子在精神王国里，上天入地，挟月抱日，一任思维的虬龙回首摆尾地尽情翱翔，不可控勒。这种崇尚自我、孤芳自赏的“逍遙游”思想境界，两千年来，给予啸傲风月、翘首天外的隐士逸客和失意宦场、徜徉山水的士大夫们的孤幽清冷的心灵以极大的、温煦的、隽永的慰藉。

庄子在精神王国里逍遙游曳，一路上，绮思妙想横生恣出，宛如天女散花，五彩缤纷，酿成了一种豪放不羁的浪漫主义思潮，千百年来，对于那些企图“宠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的骚人墨客，凭空增添了许多放浪形骸的文思。

庄子在有限的篇幅中凝聚了惊人的绮思，可谓“咫尺之间有千里之势”，对于后世的哲学、文学、美学诸领域产生了巨大的经久不

<sup>①</sup> 卡普拉：《物理学之道》纽约英文本，第 158 页。

<sup>②</sup> 《影印宋碛砂版大藏经》第 287 册。

大宇宙，人体亦是一个小宇宙。《素问·天元纪大论篇》说：“天有五行，御五位，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忧思恐。”《灵枢·岁露论篇》说：“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凡此云云，就充分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

后世的道教人物进一步继承了这种“天地大宇宙，人体小宇宙”的观点，并对此作了详尽的阐述。俞琰说：

人身法天象地，其气血之盈虚消息，悉与天地造化同途。《素问》：“平旦人气生，日中而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门已闭。”又云：“月始生，则血气始精，卫气始行。月廓满，则血气实，肌肉坚；月廓空，则肌肉减，经络虚。卫气去，形独居。是故天地有昼夜晨昏，人身亦有昼夜晨昏。天地有晦朔弦望，人身亦有晦朔弦望。其间寒暑之推迁，阴阳之代谢，悉与天地胥似。”<sup>①</sup>

日月往来乎黄道之上，一出一入，迭为上下，互为卷舒，昼夜循环，犹如车轮之运转，无有穷已。人能返身而思之，触类而长之，则吾一身之中，自有日月，与天地亦无异也。<sup>②</sup>

道教与世界上其他宗教，如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相比，一个极大的不同点是：道教并不向往来世天国的永生，而是直接追求现世人间的长存，企图通过特殊的修炼方法达到延年益寿、脱胎换骨、羽化登仙。因此，道教人物就是要同人体衰老作坚忍不拔的斗争。这样，摆在面前的一个重大任务，就是要研究自身人体的奥秘。

但是人体是一个活生生的机体，体内的脏腑经络、气血津精的活动运转状况又无法用肉眼去直接观察到，只有运用收视返听、回

---

<sup>①②</sup> 《周易参同契发挥》中卷。

上升，气入则如天气之下降，自可与天地同其长久。”<sup>①</sup>

其次，“道法自然”表现在炼气功要选择时机上。葛洪《抱朴子·释滞篇》说：“一日一夜有十二时，其从半夜以至日中六时为生气，从日中至夜半六时为死气。死气之时，行炁（气）无益也。”道教《性命圭旨·利集》<sup>②</sup>进一步解释说：“必用半夜子阳初动之时者何也？其时太阳正在北方，而人身气到尾闾关，盖与天地相应，乃可以盗天地之机，夺阴阳之妙，炼魂魄为一，合性命而双修。惟此时乃坤复之间，天地开辟于此时，日月合璧于此时，草木萌蘖于此时，人身之阴阳交会于此时。”

由于道教人物对于人体与天地自然的关系有极其深湛精微的认识，并且又掌握了古代气功这个修炼身心的独特方法，因此往往踌躇满志，出语惊人，在流派繁多的人类思想史上独自表现出一种极为罕见的“人定胜天”的气魄。道教《西升经》<sup>③</sup>卷五说：“我命在我，不属天地。我不视、不听、不知，神不出身，与道同久。我与天地分一气而治，自守根本也。”齐梁之际陶弘景《养性延命录》<sup>④</sup>说：“食元气者，地不能埋，天不能杀。”宋末元初俞琰《周易参同契发挥》<sup>⑤</sup>中卷说：“人能虚心凝神，与天地之机偕作，则造化在吾掌握中矣。”元代萧廷芝《金丹大成集》<sup>⑥</sup>有一首《橐籥歌》说：“进火烹煎天地髓，开炉沐浴霞迸辉，九还七返在片饷，真气薰蒸达四肢。不须究易行卦气，身中自有一乾坤，天地日月若交会，打破空虚只一拳。宇宙造化在我手，向上天机不妄传。”明代张三丰《三丰丹诀》<sup>⑦</sup>有一首《了脱胎》说：“丹成我命不由天，陵谷从他有变迁，荣辱无干随处乐，名利不染逐时颠。但知壶里乾坤景，不识人间甲子

① 《周易参同契发挥》上卷。

② 《道藏精华录》第七集。

③ 《道藏·洞神部·玉决类》。晋朝葛洪《神仙传》已提及此书。

④ 《道藏精华录》第二集。

⑤ 《道藏精华录》第六集。

⑥ 《道藏精华录》第八集。

⑦ 清人傅金铨编：《证道秘书》。

场,都统一为唯一的基本场,以便能解释所有的物理现象。爱因斯坦晚年孜孜不倦,一直致力于寻求这样的统一场。以研究科学史而饮誉世界的库恩,认为在科学发展中,美的概念起十分重要的作用,“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甚至今天主要是由美学上的理由吸引着人们”<sup>①</sup>。而美通常指和谐性的总称。<sup>②</sup>准此而言,我们说爱因斯坦晚年寻求的是一种能够统摄宇宙万物的和谐的美,大抵也离题不远。

当 20 世纪上半叶,伟大的爱因斯坦在科学的王国里踽踽独步,冥思苦搜,探索统一场时,正像两千年前中圆睿智的圣哲老子在哲学的王国里上下求索、戛戛独造,寻找统一宇宙万物的“道”(气)。卡普拉经过仔细研究,指出:“在中国哲学中,道的术语隐含着虚而无形、能生万有的场的观念,而气的概念却明确地表达了场的这种思想。”<sup>③</sup>这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种奇迹。<sup>④</sup>

从某种意义上说,老子与爱因斯坦,这两位东西方古今大哲殚精竭虑,殊途同归,都在芸芸万物、五光十色的大千世界中寻找一种物质的统一物,一种美,一种和谐;在有限中寻觅无限,在刹那中把握永恒,哲学家的心灵获得满足,科学家的精神企求完美。

李约瑟先生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认真而又广博的研究,指出现代西方的科学文明,也许受惠于古老的中国哲学。他说:

早期“现代”自然科学取得伟大胜利之所以可能,是基于机械论宇宙的假定——也许这对于这些胜利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这样一个时代注定要来到,知识的增长迫使要接

①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29—131 页。

② 姚诗煌:《科学与美》,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4 年版。

③ 卡普拉:《物理学之道》,纽约英文本,第 199 页。

④ 周士一、潘启明《〈周易参同契〉新探》认为:“在基本粒子研究的理论解释中,由于对物质的连续形态——场的研究,目前已从古代希腊的原子论走到了中国古代的元气说,我国古代思想中的活东西与现代尖端科学有了直接的联系。”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 页。